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芝園集卷第八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其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
 鄂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
 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
 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一選故命其為
 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
 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
 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
 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外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澤沱河遂
 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
 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



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卜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為高郵興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監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霍燄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與化蓋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于澗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暈之應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通過矣予總脩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為小傳

一通以傳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琴有復古玉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池夜聽也可謂清且占矣府君雖歿歷世寶秘不翅孔民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為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獲煥拭不覺悲喜交集王髓頰殘闕唯復古徽沼暉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乃布瓜指其初則嗚嗚然已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剖羊豕列豆邊燕饗三族合芳木為櫛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闔廬為人所攘已而遂之可以

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疆畝效於強暴取而歸之
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鹿廐括捲之屬為貪
者所竊四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
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為雷威所斲由唐涉宋
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為府君之所
有府君之後又奪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室玉人弓之
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遽少
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
飽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
不可離今或有凌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
動一靜儼如有赤其臨今則解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夫然
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台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參知政

事於江浙行中書襟韻蕭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
人意表其弟明則縑鈔成帙同子學子桂慎請予評之予曰
古詩俊逸超群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
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
然撲人終日傳盃而醉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
凡矣明則曰請為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劍難於豐城而紫
氣上浮於天猗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于九衢詩佳矣不必
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
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為之
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
度此為某事而發此為某時而嘆使若人不死即而叩之恐
其未少爾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
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吾子之為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
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明敏於

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也間未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澀之際衆芳摧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研冰玉其節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已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以曰將氣壯骨將河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驪青鸞兮服素裾聖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廢之曰天風脩脩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陳兮佩珊瑚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禱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露

研朱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我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况假物之云哉况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而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伸乎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李太白像贊

元行臺治書侍御文亦憐直班不藏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危君太僕嘗為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奉本見既因造贊曰長庚降精下為司僊陵厲日月呼號風烟錦衣玉顏揮毫帝

前氣吞關豎視若鳥鳶頰塔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絳節
翠壇下土穢濁孰堪後先鞞然一笑騎鯨上天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滄府事武騎尉追封滎陽縣男
朱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廷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闕相
望而子孫尤貴富邗人慕艷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叙
昭穆而壟占地百餘畝亦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笏蟬聯朱
紫亦麓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
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
以貲雄于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
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
元以儒入仕授為無州學正毋胡氏府君幼不好弄疑然如
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

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晚而學易
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
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為迂則笑曰
主靜乃吾學也鄉鄰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
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
猶不尽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
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听部使者行縣又以
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在君曰與其身有
虛名執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
仁義剝摩其故習亶亶數千言弗倦暇則敲琴咏詩以自娛
或時出佳山水間歡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
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壟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
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
同知臨滄府事階武略將軍勳武騎尉爵滎陽縣男劉

梁陽縣君入我

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

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親王陞燕府參軍轉

長史予時奉職禁林燕

青宮贊善日與浚游浚疑重醉慙有儒者氣相子甚重之會

子蒙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楊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

序事精贍且燁然有奇氣於是粗加槩括而繫之以銘銘泉

君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倚歟府君遠有世序

邦人豔之縣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晚而潛心我學吾

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為發聞于時郡國

交辟有儒一宮可泣其職縻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

雲青山令子既顯襄贈攸互九泉冥冥燁其有輝况今

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堂太

史勒銘永固其藏

題蝶圖後

方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頭蝶筆

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曾落宮掖

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

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

如段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

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

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

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上杲公為僧清立所作頌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

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絕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事見其

粵鬚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群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門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如其戲將翰墨循道知獲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事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學趙州公案為言無非欲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為鑒哉清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肅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 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

御史驥從子受經者久間來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為馭眾之基好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之者以為瓊臺之神仙乎而

元故從仕郎 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志銘有序

公諱約字審初姓本 氏唐江西觀察使憲七十世孫而憲則

西平忠武王之第七 也憲為袁州刺史遂家屬縣之宜春

五世孫服遷分宜之 芒里七世至時舉宋忠訓郎復廷吉

之廬陵縣忠訓生舟 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元元元生

去邪去邪生則武則武 生諡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即公

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 士舉不利即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

貴人見其儀觀秀偉舉 為茂材異等署縉山縣學教諭未幾

改龍泉轉太和州學正 州路太平寨巡檢江州路學教授

廣東宣慰司辟為令史 年勞上銓曹除贛州路總管府知

事攝司獄之職廬陵毆陽 其商番禹道出于贛必假館楊氏

楊通其泉父弗償毆陽與 文揚銜之毆陽自番禹還贛

難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 于官官下毆陽于獄公庶知其

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 歸李乙為姙家兄弟甲與周丙

共牛而耕丙餽乙屋以居已而甲因他事持刃自刎死乙與丙不相能陳丙熱牛而甲不從遂見害丙不禁榜掠自誣服公徵其牛牛存遂釋丙非辜乙罪富氓賴氏兄弟兄無嗣弟產二兒曰邦獻曰邦毅弟以疾卒瀕卒請於兄曰願以邦獻為兄後邦毅弱未有知幸司其業券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欲軋沒之邦獻所繼母心為不平悉取授邦毅邦獻訟弟與母媵人私遂盜券去申持為奇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即代去兄弟垂白相與居與其殫財而健訟曷若分財以全骨氣乎兄弟皆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厚弊為公壽公却之元弟請益切乃受其一轉與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即其為政如贛州民寃得直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徼福于公公不取也屬縣仙游令馬某靈用其民民不堪陳一壺謀變林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檄公捕一壺仙游民聞公至皆執刃騶呼共縛一壺實檻車縣

境帖帖部使者謂非公攝縣事不足寧民強起公赴之民度驪曰父母未矣公至未久馬遽出視事公辭歸老父百十人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汝五日老父剪絲為旗幟銜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焚香遙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慚其庭中人以語侵公公正色曰仙游本良民沙既激之反乃嫉人撫摩之邪明當訟汝矣馬俯首不敢言會元早公徒步兩舍滌雨於龍秋或曰山高氣寒非挾纈弗可公不從既而大雨公請疾趣具湯浴浴正衣冠而坐呼其次子屬曰今日干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氣宜以忠厚存心也言未畢公所乘馬蹶下如注公遂逝日薄暮民髣髴見公乘白馬揚青旂疾行道上騶從甚都冉冉入城隍祠中咸異之馬幸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家為妖怪民忿之列挺為備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薄城隍神五人者拜起見公據神座其色敬然驚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為盜

所殺云公壽六十三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丁酉三月充奉柩歸鄉里某年月日葬于東向山之原妻郭氏男三人長徵次即充次求女二人適宜春彭瑛占水楊致道孫男四人誠諒謙讓諒即來速銘者孫女五人皆未行予聞天地正氣人藉之以生者存則為良臣歿則為明神此無他浩然不屈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喻公良倚為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號夢為其社神列旌旗鳴鉦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靈嚮其事與公頗類人心天理焉可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大至剛生為良臣死為明神有光燉燉亘古弗泯倚歎李公為政孔仁滌滯洗冤以子民逆雖無知公往捕之民競而趨縛致檻車孰馬夢夢激民凶不以為勲覆忌於公民之戴公不翅慈父翩然遐征民心苦白馬青旗騶從師師入于神祠十日所窺嫉惡則賜死亦不渝廟食有嚴生氣凜如銘以昭之偉哉丈夫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武樓下中書右丞相胡公准庸率百官晚朝

上若曰太平府萬壽禪寺空復還浮屠氏彼道家者流當自造玄妙觀居之先是有

詔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以聚道釋之衆余皆罷斥寺適在所斥之數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陋而寺之室宇尚虛擅假之以為棲止之地越十年

皇上知之故特有是 詔於是緇流咸集手持香華望闕

遙拜以謝 龍恩既遠復與言曰寺即吳之化城當吳之

時佛法雖至中國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赤烏中康居沙門

僧會實來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即金陵

之保寧海鹽之金粟其一即今寺也在郡治西北若干步及

宋武帝築凌歊宮於黃山嘗遺寺中立為二十八子院度僧
一千人寺益增重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淨者築舍利塔
大戒壇清風亭李太白同季父湯未耆為賦詩亭中有升
公湖上秀縈然有新才之句縣令才玄則新造銅鍾白又為
作銘一時高風雅韻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勅改化城
為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善其門頌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
新來為住持當世名士如楊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
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耀進聖德頌六首朝論
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於金兵紹興 年郡守
郭偉因築州城移寺於武雉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
構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蘊文而主寺事者軋道元年
則法清併子院為二卞而去其八宝祐 年則妙淨修放生
池鑿石架梁於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
五楹間嚴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喜聖建大雉調御之殿

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鍾而覆以岑樓惟茲蘭若自
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余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
夕別又遭逢

有道之朝尊崇象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

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尚存一十有八盍若合為一更

為十分禪刹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於當

塗縣曰百福住山海嚴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曇芳忠公得法

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居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曹

曹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若既泣事勇於有為既葺調

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

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

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嚴以成之為

不易也命道證妙期來徵予記予以年毫辭而天界大禪師

初公及虛白杲公力為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益

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為果報之說
豈易懾其非心哉椰子厚而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伐帝王
敬恭匪懈而

聖世為尤隆蓋以此也况萬壽鳥一郡之自刹海岩與其徒
殫志畢慮唯恐有廢墜又援荆國王文公蔣山故事合諸子
院而為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接
閣不離世間不即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
於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逮于真丹赫号焯焯如日行天大江之南河獨不
照神師實求敷其化導精誠上通顯之益堅設利忽降有聲
鏗然焯大伽藍如昇斯峙茲惟化城表法攸寄背孫涉劉大
駕幸臨翠華鸞旂焜耀叢林唐宋之間名緇輩出丕建法幢
為世楷則薦神豔之投分惟勤光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
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實所

秦運方新室廬尚虛孰意鵲巢而鳩未居

皇明照燭洞見毫髮

詔下九天還其故物龍象駿奔有

嘆有吁自非

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萃乃積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

夷者崇之黜者飾之缺者完之仆者植之棟宇翬飛丹雘藻

麗兜率天宮來移人世有鍾鏗鏗有鼓麗麗說法于堂其聲

孔揚 聲孔揚黑白聳聳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

皇御曆手執金輪與佛同仁覆燾無垠太史造銘贊揚

帝德鏡諸堅珉昭示無極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徒知父母之存為具慶是若人子能發聞于時以顯榮其
父母父母雖沒而有不及者存孰不為之慶幸斯亦可以謂
之其慶君子職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
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夷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

又能慎守先緒敬其先如敬父尤宮京師數未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庭非其堂者榮光休氣洋洋於後先儼若二老人龐眉鶴髮據筵咲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為其孀連為其僚友莫不慶慙于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閭聚散日逐於齊民縱曰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為慶也隘矣惟中伯仲舊以具慶名堂迨歲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旦旦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亡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濼與惟中文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探其志而疏之以附送所安序後雲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毫力辭一日有持隴上白雲橐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乎嚴花葩

妍也冷冷乎若幽人狷士飲水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踞而荅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為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及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頃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聖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登坐其中而吟事盡暢遇嘉明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絕纒纒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為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一三五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為之根水火交搆載其營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澄游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修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為三一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造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之先子弟欽也吳元

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
沒于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葬于臨海縣興
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飭親仁善鄰具有恩
意而所謂白雲豪者尤為時所傳輔墓門有石不肖願圖文
鐫之微顯聞函在先生一揮翰明耳敢再拜以請嗚呼予為
文所累幾欲燔後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安能
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
某氏先配杜氏生瑤繼室董氏生宗即來速銘者以學行舉
于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寧遷太原府通判文二杜元昭金
仲德其壻云銘曰
不豔于榮不徇于聲一以詩名弭其人履發其天倪龍虎功
齊寄情五絃羽衣踰遷望之君仙尸解于河其幻則那壽何
少多邈哉紫虛有鶴來歸千載之思

聲外鏗師字說

量鏗上士以聲外為字請于為之說夫鏗鏗之聲也聲果在
外乎曰外也鏗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馬
或四三馬或十馬鏗鏘震撼如雷寔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
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
成鍾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鍾叩之則統然寂無遐聲
削木為鍾撞之魄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闕矣如是謂之內可
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以
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端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
內而非外也虛空無尽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
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
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內外也
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為內外
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鉦鐘朝夕出大音

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窅能聞亦祇能所及絕非
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在內者尚不可得况
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字為益欲離夫聲塵而起出其間也
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既曰聲外而未忘乎
內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予惧其流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內外
者以貽之「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神宗教典皆潛
心探順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禮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
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雲

故瀟峯先生府君墓志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文以
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為教其生
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
人弟子與其孤翰林脩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群行成
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漁漁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

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干方言先生之
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
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
闢之初終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
乃探其圖者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
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
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正
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
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
是有禮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
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
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後
可知矣漁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
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

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轉劬書須臾不少忘母若兄頗以為迂靳膏油不多給使膏月明每夜冊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蕪松明以繼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媿公某涑齊洪公某河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成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窶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為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著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又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焱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舂玉撞墳塋篇協使人望之而語竄之意消至是先

生又能續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莊兵劫鄉之惡少年為變殺戮到鷄犬耄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貨財任取之畫籍非尔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咲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鄰數十家皆籍足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召族姪子第成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可為不義而生終無敢以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二月八日卒家未殁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藁芟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唯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夏四月偽漢陳友諒陷用馬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瀟峯之下娶涂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州郭詎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文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

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尚幼無聞君之立必在乎遠且
大者于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
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滿矣士習陋矣
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髮髮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
以昭之亦發瀛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痛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厥口
耳奉英接華以經為戲繽紛外馳奚補身心宝用瓦礫棄其
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尸
產碩儒豔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于庭
借月為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之飲之如啖甘肥內存于
心外著於日明命有赤吾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
泱泱達于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
易風移博我民彝天不慙遺孰不涕洟玄堂沉沉安欣靈爽
尚界後人胡福是享

求思堂記

求之為言長也所謂求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
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泊長以懸諸生貢上
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即謙慎而齊飾聲譽出薦紳間會瀛
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
焉恒懸懸有恩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
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
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宜茫
而莫之覩乎何為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
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瀛曰不然也子
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亦候頽色問衣煖寒而進退之
弄雖其側以悅之依依戀戀如幸之跪乳鳥之反哺其樂將
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自若日慘然以悲父
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始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

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乎觀圖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取則思為其執轡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濼曰不然也人心若不知是得隴且望蜀濼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天當求思乎雖曰偏倚不獨愈於濼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求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及孝養母榮豈不知之矣侯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濼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泣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鞠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求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祇奉濼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芝園集卷第九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却瀛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
青田劉君基屢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
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麻皮裘腰縮青絲
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避入舟中葉
章二君競來譙譙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黔川丈夫覺之
乃止瀛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
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瀛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焉
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
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
年瀛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杖來謁隧道之

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應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善纓家白頭有俠氣好馳馬試
劍兼善攻毬踰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
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
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
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教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
是時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鉢肝劇賢
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明士相摩切而詩
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尉薦之方
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築室江臯曰苦吟於
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

方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船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
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
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
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
則擇地歲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
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
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
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昂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
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孫女二人未
行焉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

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
於山林亦起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
昔蓋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餐乎詩曰星月靈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憐可
悲舉無適情人我篋園咳嚔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竟無
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戲洪武丁巳冬
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濂朝 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羅奎上謁容止儼
雅言辭有倫粲然經緯交錯無龐雜乖悟意心竊竒之叩其
姓則廬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座以傾其所欲
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歿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
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懸繹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斯
焉子既竒德輔意其母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

見符題為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福字其其先居臨江祖大
鄉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澤物施櫬積以千計母吳氏夫人
幼敏慧剪髮紉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日不出閨門即出足跡
有恒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
里慕其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為婦父皆辭去段氏初家廬陵
龍溪與臨江鄰郡迨子開者亦徙長沙聞其子士龍又賢乃
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媪御率其化無有累矣
之行內外斬斬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彌昌乎
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屬之夫人絲髮不以縈懷夫樂與
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成勝侍具酒漿脯醢以燕饗之
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爨分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
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毋喪葬葬祭祠諸費皆自夫人出夫
既先卒夫人恐或廢歎以為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穰
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產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

錄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矣然八春風中不識其為異母也
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湯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
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
孫鴈行立堂下前後進饋為壽驩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
人同德輔避還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北城越六年而亂
愈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遙望曰吾
兒德文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禱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
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
悲慘八月移吉水潼江庚子六月移梅林渡夫人病暑而卒
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祔葬龍溪之先
塋夫人二子即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屢於刀戟叢中傾貲
以救毋群寇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為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
也適聶孟宣廣東宣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毅礪徵
鳳溥盛孫女一人適某曾孫男一人辛祐曾孫女五人皆在

後著如夫人者是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今子而
文者輒俯首控辭今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彝倫之重也
銘曰

夫人之行貞且則左蹈矩護右繩尺何以致斯在慎教秉心
如絃絕偏蝕內外肅穆儼若一陽明煦嫗銷陰慝九蕤觀感
亦歸德仁賢上開天為惻豺虎交橫不敢迫况有令子文五
色温温出言有倫眷幽光丕昭勒貞石黃金可銷兮銘不朽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古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
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繩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
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
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亶亶千餘言不
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蒼起泉湧者視此曷知

愧哉大雅方以肆學知名於時復能倦倦於先生之詩表漢
離載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為不可及已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韋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
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
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彌二徐常齋生知南陵縣
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彌能繼
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
虎人稱為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
求為鮮于奉常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
其身先生生季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
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為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
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
如見先生焉予竊惟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

以譜系圖相示則知常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太中之父太
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
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
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為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為
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
自九府君始云

葉氏先祠記

昭武葉存恕詣予丹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
世為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為息
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
秘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
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產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
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銳修職
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興祖有文行用薦者署建寧縣學

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與祖概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殘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即中堂分為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為之記元季毀于兵興祖哀慕不能自己復捐私田百畝入樵谿書院以祔祀息庵逮至國朝凡學校之田悉籍于官而祠又廢興祖之志猶不急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虛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醪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光祖之子存恕興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徼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為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于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後世之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為之記使刻於真石為其子孫者尚思引而勿替以延祐於無窮也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栢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栢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春突遷冀南朱虛叔子曰曰獎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煥奕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各見諸紀載或謂時與桂同音而出雖弘者固非或謂東漢士衛尉春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携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仔南唐為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

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功于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
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
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
至今之系尤盛建我 國朝德稱以明經為 太子正字陞
晉王傳受知 兩宮令望隆蔚德稱從弟仲權擢忠之鄴都
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
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為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稱之
子中書舍人慎徵予序之慎嘗從予學因為撮其樞要冠于
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祭鄭漁仲著為通志其
中二十畧唯氏族最備然而墨台氏逃難而改為墨牛金之
子亦因避害而易為牟漁仲謹識之而不敢忽重變古也予
故特書桂之所出為魯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
尚思有以謹其傳焉予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
世正楷異未必其畫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傳會殊不知隸書
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
因并及之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
其交而好謙歿于兵及來 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
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
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冢予堅持知嘉定州事張
衛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憶曾君之
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
之後滿本歙人東徙金溪明賜里世為衣冠甲族宋道州營
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
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甚精
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
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御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

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諸大家比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甚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焚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為恠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罹患難屬文昌為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為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為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于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醢酒起兵為堡障屹然孤立數年而群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為多為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擊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 國兵取江

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絕無毛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穆敬來為縣欲起文昌為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消林壑為宜耳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韞青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鑒若干卷燬于兵尚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藝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卜墓明陽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為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在仕拈花搨豔以為工而謂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為教著于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

識玩其指歸感吾懲逸我軀生座我衣懸藹非義之物肯受
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策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亦有山秀
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髮猶未皤嗒然觀化何有短長
無晝不夜長罔之原挂老水寒鬼魄未歸茲焉是安慎付史造
銘詒爾孫子慶源方深其流瀾瀾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溫之平陽有剛毅之士曰曲全公諱采字季亮姓鄭氏賦性
分特唯道之從不屑屈八下年二十而其先人捐館州里群
少年怙其氣勢因公少孤欲肆其狎侮公奮然自勵曰大丈夫
夫有鬚如戟肯受狗鼠輩侵凌乎束書出門游浙河之東西
道經金華金華為部使者治所使者聞公至請見之既見奇
其才將辟為府史公以為辱已力辭而出時仲兄講授崑山
公趨就之年已二十有四矣仲兄勉公以學公始肆力於六
經群史間冬大雪輒擁重衾厚牒而坐夏熱蚊蚋且嗜人則

蒸蒿烟驅逐之夜寒半猶隱隱聞讀書聲仲兄嘆其勤每謂
人曰異日以文行亢吾宗必吾弟也夫科舉法行公自度其
學可用投牒試場屋司文衡者見其持論太高黜去之公退
而嘆曰試藝所以困天下英才吾尚可溺而未省乎遂絕業
不為功輟攻古文辭積之既久其發也益大以弘聞海虞多
佳山水將卜居以卒業海虞顧翁有賢女父擇婿無有當翁
意者一見翁驩曰才俊如此郎氣局如此郎尚有敵之者乎
竟歸之公遂為海虞人公正直不阿見諂諛取富貴者人道
其名輒唾去家雖貧乏一髮不以于人或勸其隨俗浮沉公
怒曰我豈不知多田豈有粟帛耶弟聽後屢自懲創取老子
語以曲全自稱終亦不能改也縣被水災有司循故事督賦
甚急民不堪命公惻然憐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書
泣白執政者曰水潦殺禾民已無食又欲重徵之數萬生靈
將化為枯骨矣辭甚切直不少貶得歸賦一萬五千縣令張

侯某思行均役法問計於公公曰役未易均也侯問其故公曰侯館人之家其產最夥法當居上上侯果能平之乎侯變色而作後竟罷不行宣城貢者師奉中書右丞相脫脫公之客來為都水庸田使公以其僮者作長書贊之貢君覽其文論議英發憚而不敢進公遂不復上謁君子多之公雅好賓客雖其貧必留連款洽惟恐其去顧氏亦能探公志為書珥以市魚肉不見其有難色士窮無歸者或歸之終歲未且食之無厭怠年游饑客持券謁公公視其家僅餘粟五十公貸其五之三故人翟氏子將之淮南囊索為群盜所掠德珙走訴公盡以衣衾巾履遺之公清操于門見敝衣躡屨而踏雪中者公呼之前予以泉布終不問其氏名鄰有錢度園門病疫無一治爨事者公命家人烹粥藥日再啖之皆得更生公之急義大率類此然剛而能容士有居其才高者措為章以詬或尤公不之荅公曰吾豈不能文哉顧所見與彼異

耳未幾遇諸塗邀與共飯且贈以白金其人大慙而退仲凡以文雄于世公實堪配之公之子思先嘗共編一帙編為聯壁集瀛序其首評公之文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曲盡情意人以為知言鄭氏出光之固始五季末避亂遷平陽曾大父某大父輔尚宋宗室女未嘗挾貴勢驕人其弟行曰九十僉以九十佛呼之父愉老十三通五經年稍長遂應博學宏詞科會宋亡乃止妣某氏妻即顧氏先卒男子四人長思次次即思先由儒生起家累官資善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以文學政事聞次思宗以思祖陶出也女子一人明月適段宗信孫男二人鵬鸞孫女二人素瓊素英皆幼公壽五十七以至正乙巳十二月六日卒以其年月日與顧氏合葬海虞山西臨蘭若之原公歿之十年以思先貴得贈奉議大夫磨勘司令顧氏贈宜人瀛官成均時與思先有同僚之好乃奉禮部尚書張等所造事狀徵瀛為之銘瀛嘗患士

習之陋志卑而氣激撫世酬物一以詭隨為務公之剛毅凜
凜不逐物變移其君子之人歟雖然申振親游孔子之門尚
不以剛許之剛在古人亦甚以為難有如公者其君子之人
歟縱不得享人壽以行其志而天爵之在躬固瞭然無愧也
是日銘銘曰

哲人立志以剛為質遵道而行不詘於物不屈者誰東歐之
賢其賦自天其直如弦狗鼠肆欺翩然東去歷覽山川發舒
壯氣綉衣使者一見稱奇爭言可吏謝而去之乃潛厥心乃
游六藝乃騁辭章聊以俯仰繩尺往試有司意我矯亢黜去
不疑大笑而歸肥遯不出英英白雲生我几席淫林化水殺
我黍苗生民嗷嗷孰地可逃走白上官雙淚如注中誠感通
牛蠲乃賦化此呻吟而為謳歌仁人之言計功實多室如懸
罄心則好施視彼顛連如已顛頓解衣恤寒縮食濟饑貪夫
聞之寧不愧而俗衰民散師道不立宜留一鑑為世楷則胡

為長逝魂入九泉獨留遺文灯光燭天餘慶所鍾有子能令
出鎮方嶽敷政柄隧道之章載揚清芬佞人讀之當為褫魂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入官者自七品而至於第一咸得雜恩及其先
人官有崇卑故其恩有隆殺焉今刑部尚書尹性其為大都
督府斷事官時嘗請于 朝得贈其父府君如其官階承事
郎母章氏封宜人性既虔奉命書積置惟謹復用黃綾謄為
副墨具冠服佩綬如法焚燎於府君墓下性竊自念 皇靈
如天覆燾九圍惠澤沛滂兼被存歿苟不圖文勒諸琬琰何
以上昭 帝力下示後昆乃屬其友鄭君思先采掇群行成
狀而徵濂為之銘濂按狀府君諱元良子子貞會稽人也世
為簪纓巨族曾祖某祖嗣宗公徇元温州路平盈庫副使妣
李氏府君温而克毅卓識異於人書二親鞠躬盡瘁惟恐逆
其志副使君歿于温府君不憚千里之遠步濤江而往艱

難險阻莫不備嘗。是為之發裂扶頤而歸。卜宅兆歲焉。當是時二弟某某尚幼。府君聘名講師訓之。以經朝夕督策之恩意備至。及長各為。夜室已而乞析爨甚力。府君止之曰。兄弟同一氣而生。猶手足之為一體。其可分之乎。弗聽。府君指田之硠瘠者曰。此予之所愛也。指器之苦窳者曰。此予之所嘗用也。盍歸我。腴土嘉具悉讓與之。問井以為難能。先是府君之後父兄既老且貧。仰食於府君家。二妹亦未有所適。至是各異居。咸俵俵無所之。幾欲墮淚。性甫七歲告府君以其故。且曰。非吾父是。依將疇。後邪。府君喜曰。爾真吾兒也。正符吾志。遂獨養。耄者終身。飭畜貲以嫁其妹。性後入官。尤以廉勤戒之。其言踰千百云。府君雖老嗜學。不厭六經。群史罔不研究之。每晨興。挾冊映簷光而讀。稍倦。輒拄頰看雲出入巖岫間。晏然如在塵外。有嘉賓至。令庖丁治酒。敬相與劇飲。酣觴淋漓。燭不見跋。不止也。故為之媵連者。則曰。尹公其吉。

人哉。為鄉鄰者。則曰。尹公信端士也。大氏皆得其驪心云。府君壽七十又一。以洪武己酉正月甲寅卒于家。其年九月丙申。塋會稽縣廣陵鄉黃龍山之原。禮也。配即宜人男三人。長即性近。擢今官階通議大夫。次權次初。女二人。適同郡司馬升金傑。孫男四人。經質敏。學經早卒。女一人。子早聞。姓名知其制行之卓。其居官也。如水清玉潔。誘以黃金滿橐。弗顧也。今幸與之同朝。又知其精於法家之學。操心平恕。不使有冤民。非府君家教之篤。其能致然耶。若府君者。其可銘已。性今位居六卿之中。於法得加贈他日。榮光下燭泉壤。重榮又當濡毫為性紀之。銘曰。越有君子。篤行于家。莅事必誠。質而不華。事親如天。畦步不忘。洞洞屬屬。唯敬是將。親歿于温。蒲伏往迎。扶襯夜哭。水為失聲。鞠育諸季。竭其恩勤。扶翼覆護。如親之存。耄者養之。弱者嫁之。營之。經之以遂。我私春秋。既高謝絕。塵氛。拄頰凝視山川。出雲賓至。如歸劇飲。而謹夜。

深月落聲出云間積善之餘無辭不舒有子升朝朱衣金魚
皇明如天曲曲攸崇澤漏九泉予以勸忠廣陵之鄉嘉樹鬱
蒼太史勒銘永世其藏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吏部主事陳咨詣予言曰咨試藝京畿時先生實為主司屢
欲求銘先府君墓已而授河南行中書檢校官書有程竟弗
獲遂前志及仕銓曹而先生謝事東歸晝夜恒懸懸入思今
逢先生朝京師敢奉同郡宇文材所撰事狀以請惟先生
昇矜之予按狀府君諱嗣字仲貞姓陳氏世居湖之長興
其先出自漢太丘長寔寔傳若干世曰某宋臨安丞臨安生
某遷居郡城之南以贊雄于鄉年九十乃終生某積學勵行
有聞于時自號為庸齋庸齋娶施氏無子擇從子為之繼惟
府君風惜孤騫足以當其意因後之府君性軒豁開口吐肝
膽好傾貲結賓客或有急難輒捐金以濟之既而曰人不可

以無教不教惡足以明藝倫乃建義塾聘致名師州里子弟
願從者悉聽其入材多有成元季汝穎兵發蔓延浙水西髡
鉗盜敗者相挺為變府君推牛醜酒聚年少健兒授以控扼
之策盜不敢侵其境會朝廷遣使者詔民入粟拜爵府君
慨然曰國家有急豈臣子顧私時邪首往應詔輸粟二千斛
使者大悅即以上聞著府君德清縣主簿德清湖之屬邑府
君素知其土俗視事始闕歲吏懾人懷曾未幾何張士誠據
姑蘇兵陷湖州城守臣退居德清府君曰杭為東南方面之
寄德清實杭之北門德清破則杭無實足之地矣宜急保之
遂與上下謀竭力死守軍食或不繼以身仕之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買米丁方總兵事上其功狀陞為尹達識帖木爾時
以行省右丞相承制行事欲招士誠降命府君持檄諭湖州
偽師以離其黨與府君慷慨請行既至偽帥延之上坐府君
為數陳大義何者為順何者為逆逆則罹禍順得受福繩繩

千餘言偽帥不覺屈膝城遂來歸丞相大悅而府君不幸以
母憂去自時厥後府君度時事不可為累辟不起以至正某
年某月日卒于歸安縣之寓舍享年四十又五以其年月日
葬于烏程縣三碑鄉賢子塢先塋之次娶吳氏有賢行頗涉
獵書史至於陰陽醫卜種樹之書皆通其義後府君若子年
卒遂合葬焉子男子四長即咨次其次某孫男二某某
嗚呼府君以卓犖之才少見諸用已焜燿鏗錡若此况使盡
其所蘊者乎然而炳於樂先長往山林而不之返非賢而能
爾乎今逢六合載清禮樂文物之盛比隆唐虞而府君已逝
不及見君子寧不為之太息乎雖然府君有子以科目入官
政跡昭著府君雖死其不死矣乎銘曰

天之生材或寒或通穢繫於時所以不同有倬陳君氣岸弘
整表裏一如錙銖無隱里有急難捐金如泥臨彼水火必思
救之欲明彝倫我建我勳載揚師訓開其耳目元季政亂

如弗羨浙河之疆烽火煌煌奮襟大呼聚厥勇士持爾干戈
捍我鄉里出粟補官勾稽簿書隱然堅城寇不可喻封豕長
蛇擄我大府奉檄往諭氣可懾虎義嚴辭勁直中其機不覺
屈膝請降恐遲相臣嘉之謂為俊傑軍威大振孰得而遏君
則曰噫此胡可為大厦將傾一木莫支尋以憂去遂以不起
朝冷烟霞暮采蘭芷令終于家州里咸嗟有材莫展時乎命
耶靈風肅然吹彼樹魂兮來歸安此幽隧

脩慎齋記

修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
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家
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
大府遂充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其謹
既而中書選為刑曹史閱一載陞為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
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氏朝夕洗心

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必羞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
違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輒致書一年
之中不下五十番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
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
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簡
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為稍慰耳時赤日如火即
請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夜訓飭之比
前為尤詳且曰今 朝廷清明庶吏無不登乎樞要尔當冰
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
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越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
歸諸弟聞之驩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
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
子行泫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為錢唐一游庶覽
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

姑蘇抵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唐尤勝吾何可還必
至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
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是
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為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
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
辱其先因取經中脩身慎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脩慎願
為杞記之予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
為之高海不足為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
喻也杞能不忘此時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脩慎一靜也脩
慎則無負尔父之望矣杞尚勗之哉

故伊府君墓碣銘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
曾大父某宋某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既訖乃挾醫術游
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鼎專能紹家學有聞

于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
膏繼晷探賸精微發於辭童皆煒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
之仕府君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
若纂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奧旨見
其疏陳治法推究原本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
質於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
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或不能相值泰定中得金
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
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
視有如辨白黑毋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
不識有飢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
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
人也宜投以某劑而疹顧顯卿妻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其
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於眾曰此手足少陽

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注某藥令啖之踰月而愈劉子正內
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為蛇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
謂劉曰左右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
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之配左腎病
癢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若於肩上灼艾勢暫止已
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且盛此厚味過傷之所致也
投以某藥疹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
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温
則進涼則退是其微也治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醫
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
攻李氏唯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
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
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窶人抱疾求
治府君既授藥兼昇以意藥之器客恠而問曰藥可宿備陶

無亦素具乎府君指畫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
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崇修微集若干卷又以李杲
試效方若干卷綴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聚書預置金於
書市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十餘卷構重屋以藏晚年
建別墅救山之下乘扁舟具酒簞與二三賓客放浪水光山
色間儵然高舉如在外因之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
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
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
一子曰起通儒書亦以醫鳴於時三女曰淨真曰媛真曰考
真適士族某某其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一孫女曰婉寧尚
幼子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
之東有朱君彥脩以斯學為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
西則府君奮然而起蓋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遂巡
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生民免天關之患者二公之功為多

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為予安得固
辭耶因歷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升降浮
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摠邪診
乃融粗工虫虫中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其機羣昏方酣為
不力扶具冥夜行摘植索塗三家者與上窺本原如揭日月
照耀天門伊誰承之作世范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

芝園集卷第十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中遠祖德靈仕為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昂宋太學上舍生曾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其官祖适父元德母廬氏處士賦才瓌異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亡賴男子學弄兵於村疇暮夜擊人門鈔掠其嘗財以去稍與抗直刺以刃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競以為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訾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飢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恒百餘人宗姍無業班財以為饋死則給棺槨衣衾塋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庾者苟有所乞輒再與未嘗有靳色或以田廬為償處

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適尚可紓也愈而遣之
俾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為仁厚
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為
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
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
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
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
之日踰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
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為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徇流俗見假
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鬪爭斷斷然正謹折以片言則免
寇頓首謝嘉賓款門倒屣出迎驩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
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
六後二十二年當 國朝洪武五年壬子塋于縣之大龍
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鎬鏞蕃鎬以文行舉于朝擢

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其壻也孫三人雖家奴實
定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宜壽普蘭曾孫女二人在室自
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
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
士之行如前所載者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
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
必為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為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
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為其周且詳吾謂
處士為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懷
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其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
旨母劉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

毋氏起居下撫孩穉漸約之有親之冬感寒燈火蕭然持箴恒至夜半不休且不樂廢書衣衾統素同綺繡女偕坐暑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暮年託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絕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昏彬激曰而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修譽起一鄉間玄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其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痛繩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瞽叟底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彊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去其人恃為尊屬屢見白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賤人勸曰何不告夫君君知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祗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為安日向中道安潛出

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父玄夢其來車馬儀衛其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父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一十五里云

史瀛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真適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謂而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歿必為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則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徐教授文集序

松風閣記

魚籃觀音像贊

題宋儒遺墨後

馮夫人墓銘

芝園後集序

抑庵偈

智覺禪師遺像贊

羅山遷居志

浦陽栖靜精舍記

卷第二

璋公圓塚碑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恭題 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普福法師塔銘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題何氏續青般若心經後

卷第三



東陽與脩乾元宮記

題子昂書招隱卷後

題七才子圖

旌義編引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仙居陳府君墓志銘

無名禪師公碑銘

鄭伯陽墓誌文

卷第四

蘇都事墓銘

義烏重霄繡川湖碑

鄭氏三子加冠祝辭

游荆塗二山記

題桂隱遺文後

卷第五

勃尼國入貢記

文原

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書劉真人事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神道碑

寫經為像及血寫心經贊

卷第六

危孝子傳

復公文集叙

重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郭君妻黃氏墓銘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題楔帖

題褚書千文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贊

卷第七

重葺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大用才公竹業碑

古庭學公塔銘

瞽庵講師道行碑銘

卷第八

王節婦湯氏傳

題蔣伯康小傳後

祝經歷墓銘

別本同公塔銘

題蘇言字

題蘇言字遺像贊

卷第九

撰隱禪師濬公塔銘

海東石硯銘二

卷第十

東溟日公碑銘

王冕傳

卷十一 新墓碑銘

碑銘三

春秋本末序

皇朝實政文觀碑

宋學士文集目錄

芝園後集目錄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一

芝園後集

第一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發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僂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滯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

闕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澁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詆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非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環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場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備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闔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修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

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實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煒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脩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嘗修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

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焉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柳庵偈

本然淨上主吳興人也問道於淨慈同庵禪師已而充侍司陞主歲經之室結廬茗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為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既已強名柳庵與柳異趣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况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吐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咸因觚翰力幻出諸影像盲者來捫摸但見紙成軸絕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虛妄誰為能覺者衆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彙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難

以目之觀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齊真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白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在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傑於晨露夕月之中遇解懸過之冷冷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歛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湧之重波復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鏞間作經簷荀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嚴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噦嘔如此者不可以

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繫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忘氣熾然如雲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霧廓震舒與哀則千人霄涕勇則萬夫莫高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阻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子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桓舍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嘗一滴之醜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

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九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處以語此哉問在越之耶溪上季蘄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為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為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為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

禪師諱延壽字中餘杭上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尊莫不宗子至二十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雖多區區年所儼若生吞合口滿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庵繕書其上贊曰我聞智覺大道師進脩精明無與等誦經羣羊來跪聽習定鳥巢衣禪中一旦嚴開光明蔭際天鑄地悉開朗如揭日月

照羣迷無有撻植索塗者請法盡
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候幾不為識
神惑因病發藥此為最何
翅藥王奪命丹四世寂然本不生
母於赤子煦嫗護可不忘性相
二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
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
歸覺略譬猶欲適長安者
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
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為
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
高非特被真丹海外之邦
尤企豔金絲加黎及瀑纒遣使來
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
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
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
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魚籃觀音像贊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
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
子挈籃粥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
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心
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
台豈堪配與夫邪請易金

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
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
唯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昏入門
女即死死即糜爛立盡處
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藏觀
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
曰此觀音示現以化妝耳言訖飛
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
者烏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
畫成一燈月旦十五日展
而謁焉請予序其事序以繫之
梵貝曰

惟我大士慈憫衆生耽着五欲不
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
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剎邪
間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
嚴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
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
假為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
至墮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
圓同太虛無纖無妍誰能破壞
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
穢普皆照了凡依者得大饒益
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谿其地
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

溪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
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願卜隣焉相地
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
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
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携家自金華來遷揭其
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
如寢室之數東西祭之屬以次生口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
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
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
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
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斯
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
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勗我後人爾然蘿山之望
潛溪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里之遠宗屬之胥會先生

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聞宋
嘉定末官給地券所居左右曰宋公園園與予姓同亦似不
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予子孫居於此者毋折爨母為不
義毋侵蝕比隣日夜被乎詩書耕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
幾不負予之志也

題宋儒遺墨後

鄉先生宗正丞朱公冠之嘗以屬志自號袁正肅公廣微為
作大字書且造銘辭一通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雄
渾剴切皆學者所當則儆戒禡成卷以示諸人理宜然也卷
後附以童仲光詩仲光名嘉定丁丑進士官至知英德
府晚自號為盤隱詩序之袁林齋即馬華父東巖主人即虞
從道也次附袁公答書正先生令縉雲日所遺先是先生平
反董氏冤獄袁公器其材遂力舉其為縣書稱毅齋即先生
之師徐文清公崇父也次附丞相葉西澗鎮之書先生改官

除幹辨行在諸司禮判院所遣西潤試上舍時東巖拔為
兩優釋褐第一先生為東巖家友故因緣締交此蓋賀生辰
回劄也次附太中大夫王景書名將磨滅不可辨不知為誰
書中云望門墻數舍又懇契弟必先主鄉里人竊意義烏王
氏宋季無為太中大夫者太中大夫雖從四品號為侍從官
極不易致豈或秀縣之人邪次附馬莊敏公華父書書謂蒙
齋老師者即表也表公之歿痛悼驚呼甚切則先生為國愛
賢之誠可知矣惟是諸君子皆一時行義之士顧瞻遺墨儼
若接乎容聲之間景行行止之心人孰無之為之掩卷太息
而不能自已也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清索題甚急即欲據筵
疏之其中多有可言者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
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

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為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
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咸具皆一公之
締構而諸徒智觀如玢處仁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於是
置山林田園各若干以用給薪米之費定為成規使甲乙相
傳戒勿血食醪飲葷油大禁鷄鳴而起日入而息燭香梵唄
以祝釐報上不取息違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
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實往咨叩禪師憫其求
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天功至心空一旦無疾
辭衆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
已端坐而逝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既順寂
聰公繼之弗懈益虔不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動來徵予文
為記俾嗣葺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祿而
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每見白雲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
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絕謹因不讓而為

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立於水不着於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汚與經有云於身無所取於脩無所著於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執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麤執積久馴熟至於心法兩忘始為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為非也徒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粲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於初栖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曾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母隳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善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脩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人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刹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寶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

為記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志銘

上虞魏君道全既喪其妻夫人哀悼不置乃自庶羣行為書一通遣其子倫來浦陽江上敘子述隧道之銘嗚呼夫婦為五倫之始生則愛恤歿又能致思而圖其不朽庸非盡其道者邪是可銘已夫人諱淑貞姓馮氏越之餘姚人父諱伯玉熙行素洽於鄉娶魏氏生三女子夫人其季也賦資柔慈父母尤所鍾愛非簪纓之家不行時魏君之父諱壽康實唐文貞公徵二十四世孫又以賞雄子時書詩俎豆之習翕然播于儒林間文獻黃公潛內翰柳公貫著作李公孝光咸相與過從醴酒賦詩至浹日始去真子弟彬彬雅馴亦重為昏姻未嘗輕就聞馮氏有賢女乃以禮聘歸之夫人既至孝事尊章如孝親友娣姒如女元弟敬夫知見大賓匡補贊助無所不致其情臨諸子如嚴師一動一靜悉規之以準繩不使尺

寸瑜越夫人雖生貴富家自幼不樂紛華靡麗之飭澹然能
自安年踰五十猶服勤絲枲不衰馭僮人媵女亦各有法恩
義並至退無後言者閭里皆慕之人苟有稱貸多不責其償
月旦之評謂夫人嚴而能恭儉而能惠信不誣矣生四子長
泰次倫以才學推擇為中書宣使轉補直省舍人次樟蚤夭
次良夫人生於元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 國朝洪
武九年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
於縣北四十五里伏虎山之原 價也嗚呼自古以來公侯卿
大夫下逮士庶人之家無不資內助以為治所以順陰陽辨
內外一上下也傳記之所載蓋班班可考不誣後世此義或
乖遂致巧言如簧而數倫害政反為家既君子每為之慨焉
永嘆有若魏君名閔之後防範固有異於人亦由夫人左右
之力為多 甚嘉其行特製銘辭被諸金石以厲世之為人
婦者銘曰

夫人之行貞而醇相家有道惟孝勳躬躬色養先見聞推此
以達和氣殷秩然有序天則均服循組紉志明曠素統視作
錦繡文如此儉德久且馴陽陰順軌榮光臻死生有如晝夜
輪聞之孰不心酸辛青山鬱盤類虎蹲松柏九九夾墓門護
此靈魄千載存後人慎勿推為新

老國修

西文雜考乙

天



